

今后同俄国的较量

李普曼著

(内部读物)

世界知识出版社

D503

4

今后同俄国的較量

李普曼 著

郑玉质 譯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4年·北京

Walter Lippmann
THE COMING
TESTS WITH RUSSIA

Little, Brown & Co.
Boston, 1961

根据波士顿李特耳布朗书局 1961 年版译出

· 内部读物 ·

今后同俄国的较量

[美] 李普曼 著

郑玉质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圆恩寺 3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0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四) 0.11 元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frac{5}{8}$ · 字数 12,000

1963 年 2 月第一版 1964 年 4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3 · 669

目 录

面对面之一.....	3
面对面之二.....	7
面对面之三.....	11
后記——对自己要忠貞.....	15

原編者的話

李普曼先生在 1958 年秋天第一次會見了赫魯曉夫先生，並在會見之後對於兩小時談話中暴露出來的共產黨目標作了深入的分析。他強調指出：我們和俄國人的根本分歧之一在於雙方對“現狀”的解釋。“我們認為現狀就是目前存在的局面，而〔赫魯曉夫先生〕則認為是進行着的革命變化的進程。他要我們不但承認現存的革命，而且承認將來的革命。”這是我們在準備今後同俄國較量時必須記住的冷酷事實。

1961 年 4 月 10 日，他們在黑海海濱索契城的總理別墅里第二次會見。這是一次家庭風味的會見，在座的有赫魯曉夫先生、官方譯員、李普曼先生和夫人。這次長時間的私人談話從上午十一點半開始，連吃飯、喝酒和打一次羽毛球（李普曼夫婦跟赫魯曉夫先生和女譯員雙打）的時間在內，延續了八小時。當時，一些重大的事件已經迫在眉睫。因為這次會見是在俄國人把宇宙航行員送上天的前夕（關於此事，赫魯曉夫先生只字未提）；是在判斷錯誤的入侵古巴的前夕，關於這件事，赫魯曉夫先生却是事先得到了消息的。他告訴李普曼先生說，入侵古巴將由用美國武器裝備起來的古巴人來進行，而其結果是要失敗的。

頭一段談話進行到將近下午三點。赫魯曉夫先生在這段談話以及其後陸續的談話中，對待李普曼先生比過去對任何其他西方記者都更為開誠相見，更為直截了當。他談到裁軍，並且在談話中表示小型核武器對俄國沒有價值。他談到中立，從他的

談話中得出的推論是：苏联以后再也不信任何个人例如哈馬舍尔德秘书长的“中立性”。（李普曼先生后来回想起赫魯曉夫先生这样說過：“只要你們还拥有多数，你們就不必为这事操心。但是，你們将来会在联合国里失去多数的，那时，否决权对你們将具有現在对我們的那种意义。”）他們还广泛地談到不承担义务的国家，赫魯曉夫先生具体指出其中一些国家将发生叛乱，并且十分肯定革命将会成功。但是，爭論最严重的部分集中在对德国前途的討論上，赫魯曉夫先生显然认为那是东西方之間最敏感的爭端。他說这个問題必須在最近将来找到解决的办法并对这一点作了现实而詳尽的展望。

这是一篇沒有經過新聞檢查的、对一次重要而有启发性的交換意見的报道。头一部分开始写于李普曼夫妇由莫斯科飞往倫敦途中，其余部分則完成于英国首都。这是对我們最大的敌手的意图所作的一幅写照，讀之令人清醒。在未来緊張的日子里，我們要記在心头才好。

爱德华·魏克斯

面 对 面 之 一

这是我們第二次訪問赫魯曉夫先生。我和我妻子坐飞机和汽車，經過长途旅行，到达了赫魯曉夫先生的坐落在黑海海边索契的乡間別墅。陪同我們前去的有两名譯員和一位新聞司的官員。在我們离开莫斯科之前，訪問的一切細節，諸如我們将在何时何地会見这位偉人等等，是諱莫如深的。但是后来才知道，他在那天上午十一点半在临近別墅入口处的小松林里迎接了我們之后，並沒有別的約會。八小时之后，由于談了很多，又吃了兩頓飽飯，我們有点累了，我們堅持告別，好回去睡觉。

我不想給人一种印象，好像八小时都是談的世界大事。总共加起来，也許有三个半小时是談論重要問題的。其余時間花在兩頓拖得很长的吃飯上。在吃飯时，看来平素是吃不致使人发胖的食品的赫魯曉夫先生打破了戒律。他高兴地說，医生到莫斯科去了，得一两天才回来。飯桌上的談話大都是赫魯曉夫先生和米高揚先生（第一副总理，他参加了我們的午餐）互相开玩笑。玩笑主要集中在亚美尼亚的食物、亚美尼亚的酒和亚美尼亚的习俗上，习俗之一是敬酒时要杯杯干。虽然我們那天都有点喝过了量，米高揚还說我們是美国的禁欲主义者，喝酒只呷上一口。最后赫魯曉夫先生看我們可怜，給了我們一只碗，我們才能将米高揚每次斟給我們的酒都尽快倒到那只碗里去。

在这种大吃大喝之間，我們繞着別墅周圍散步。別墅很大，我們在那里見到了赫魯曉夫先生的孫子和米高揚的孫女兒，看

了新式的、設備齐全的游泳池，此外，信不信由你，還同赫魯曉夫先生打了一場羽毛球。

在談論重大問題的時候，我可以說，我的妻子作了相當完整的筆記，我也作了一些摘要，但沒有全文記錄。外交部的官員維克多·蘇霍德烈夫先生很幹練地作了翻譯。事先說定，我離開俄國以後愛寫什麼就寫什麼，是否要引用赫魯曉夫先生的話，也聽我的便。我現在對他在談話中提出的最重要和最令人感興趣的論點，寫出我自己的了解和詮釋：

作為開場白，我說：我們上次見到他是在1958年10月，他訪美差不多一年之前，這兩年半里可發生了不少事情，他是否願意告訴我，在他看來其中哪些是最重要的事情——不論是好事，還是坏事。

他稍稍躊躇了一會，回答說，在這個時期，世界上的兩種主要力量——資本主義力量 and 社會主義力量——已經得出結論：用軍事手段來相互“較量”是沒有用了。我認為他用“較量”這個詞的意思是：以戰爭威脅作政治目標的後盾。

他在1958年還相信美國和德國有可能進攻他們，現在不同了，他現在懷着信心說，由於共產主義集團力量日增，來自我們這方面的戰爭威脅正在消失。其結果是，美國正在放棄“杜勒斯主義”——即認為小國的中立是“不道德的”。他本人對肯尼迪總統提出的關於中立的老撾的建議表示歡迎。

我問他，那末你認為美國的政策是改變了嗎？他回答說，一方面是有了些改變的跡象，老撾問題就是一例，但是正像從美國對待裁軍的態度上所能看到的，那不是一個“根本的”改變。

我問他，美国对待裁軍的态度有什么不对？他回答說，当裁軍問題放到像麦克劳埃先生这样一个崇拜軍备的人手中时，我們看不出〔美国态度〕会馬上有所改变。我們对麦克劳埃先生是有好感的，他在德国的时候，我們同他的关系也是良好的。但是要他来处理裁軍，那就等于让山羊去看管菜园子。

我插嘴說，最后决定在于总統。但是赫魯曉夫先生坚持說，总統背后的势力会决定他的政策的。他把肯尼迪总統背后的这些势力概括为一个字，“洛克菲勒”。这种认为洛克菲勒操纵着肯尼迪政府的看法对洛克菲勒州长說来将是一件新聞。还有，赫魯曉夫先生认为我是一个共和党人，这对尼克松先生說来，也将是一件新聞。

然后，我們轉而談到核試驗問題。他說，西方国家是不准备締結協定的。別的不說，单是西方提出一年要进行二十一次或者也許是十九次視察的要求，就已經表明了这一点。

他个人曾經受別人的影响而认为大約有三次“象征性的”視察西方就会滿足的。我們現在要求十九次視察，目的不为別的，实际上是要求获得对苏联作全面偵察的权利。

我問他对地下試驗抱什么态度。他回答說，苏联从来也沒有作过地下試驗，而且将来也永远不会作。我問他为什么？他說，因為我們看不出小型的战术原子武器有什么价值。如果发生了战争，我們將只用最大的武器。小型武器很費錢，却什么也決定不了。小型武器費錢这个事实对你們說来不算什么，因為你們花錢不在乎，尤其是，你們的許多將軍和大企业有关系。但是在苏联，我們得讲經濟，而战术武器确是个浪費。这里我只是报道事实，我沒有技术上的專門知識来加以評論。

他接着說，他对締結协定不抱很大希望的第二个理由是，法国人現在正在試驗，因此是不会去簽訂協定的。他說，很明显，如果法国不参加这个协定，他們将会替美国人作核試驗。对此，我說，可是中国人将会替你們作核試驗的啊。他停了一下，然后說，这是一个公允的評論。但是他补充說，中国是在朝着能够进行核試驗的方向前进，但是目前还不行。到中国能这样做的时候，那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問題。我們願意所有国家都來簽訂一項核协定。

最后，他談到締結协定也許是不可能的第三个理由。这就談到協定的执行者問題上去了。这时，他声色俱厉，講話斬釘截铁。他决不会接受单独一个中立的执行者。为什么？他說：因为，有中立的国家存在，但不存在中立的个人。你們不会接受一个共产党人作执行者，而我們不会接受一个非共产党人作执行者。我永远不会把苏联的安全委托給任何一个外国人。我們不能再有另一个哈馬舍尔德，不管他来自哪一个中立国家。

我从这里得到启示。我明白这是一个新的教条：不存在中立的个人。但是，毕竟苏联也曾經接受过賴伊和哈馬舍尔德的啊。而現在，苏联政府却得出結論：在这个深刻分裂了的世界里，不存在像公正的文官这类事物，而英国关于文官制度的理論所要求的那种超政治地位，在国际事务中是虛構的。这个新教条有其深远后果。它意味着：唯有苏联在执行政策方面和制訂政策方面同样拥有否决权时，才能够有国际合作。

我們接着談到古巴、伊朗和一般的革命运动，最后談到德国。在下几章中我将就这些題目繼續报道。

面 对 面 之 二

在这一章，我将把谈话中涉及小国革命运动的那些部分放在一起谈。赫鲁晓夫先生具体谈到其中三个国家——老撾、古巴和伊朗。但在他看来，这三个国家只不过是他看作那世界范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类似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变化——的三个例子而已，而这种革命运动是注定要将所有的老殖民地国家带到共产主义轨道上去的。他认为这一定要发生；其他道路是没有的；一方面，他将促进这种昭然若揭的命运实现，而我们则将抗拒这种前途，另一方面，无论哪一边怎么办，注定的命运总是要实现的。对于这些，我看不出他思想中有任何怀疑或者保留。

关于伊朗（我没有提到，是他自己谈起来的），他说，伊朗共产党很弱，但尽管如此，群众的苦难和政府的腐败肯定是在制造一场革命。他说：“你们将硬说伊朗国王是被共产党人推翻了的，而我们也愿意让世界上的人们都认为伊朗所有进步的人民都承认我们是人类进步事业的领袖。”

从他关于伊朗的言论的总倾向来判断，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公平的，他现在不打算对伊朗进行军事干涉和占领。——“伊朗是个穷国，对苏联没有用。”——但是他将尽可能利用宣传和间接干涉的方式去搞垮伊朗国王。

在他看来，伊朗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的最直接的例子，对这种必然的历史发展，他是深信不疑的。他不会承认，我们能用

积极推行自由民主改革的办法改变这种历史发展。他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我們任何人說什么也改变不了他的看法，除非我們能在一些国家中表明我們确能推行深刻的民主改革。

他对古巴的态度也是以同样的教条为基础的。卡斯特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是注定要发生的。这个革命不是苏联制造出来的，而是古巴历史所安排的。苏联之所以牵涉其中，是由于当美国企图用禁运来扼杀古巴革命时，卡斯特罗要求苏联提供經濟援助。

他直截了当地說，——但据我看，并没有怎么动感情——我們准备在古巴登陆，不是用美軍去登陆，而是用配备着美国武器、受到美国支持的古巴人去登陆。他說，假如发生这样的事，苏联将“反对”美国。

据我的理解，他是說，他将采取宣傳和外交的方式来反对我們，而没有考虑使用軍事干涉。我希望我这样理解没有弄错。我还可以根据他談話的口气（虽然他沒有这么說）加以引伸：照他看来，一个强国在其利益范围内去顛复一个不友好的政府是正常的。他自己在伊朗和老撾就一直干着这样的事。美国在古巴支持顛复活动和美国在欧洲卫星国里鼓励抵抗行动，这两种情况在他身上引起的感情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赫魯曉夫先生考虑問題更其像李希留和梅特涅^①，而不像威尔逊。

我有一个总的印象：他的主要兴趣不在于小的、不发达国家的冷战。支持这些国家中的革命运动对他說来是一个有兴趣

① 李希留(1585—1642)，法国紅衣主教，他大大扩张了法国在欧洲的势力，并巩固了路易十三世在国内的反动統治。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政治家，“神圣同盟”的主要策划者。——譯者

的、有希望的和适合心意的机会，但是这不是他的主要利益所在，他不会为此而作战。他很有信心不用武力就能赢得这场冷战，因为他是站在历史的一边，因为他有军事力量来威慑我们，使我们不敢进行严重的军事干涉。

他主要关心的是强国，特别是美国、德国和中国。我不能用开门见山的方式问他关于中国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在他估量世界力量时，中国是个重大的因素。我感到，他把中国看成一个未来的问题，而这也也许是何以对他来说急待解决而且容易惹起激动的问题是与德国和裁军有关的问题的原因之一。在下一章中我将报道他关于德国问题的谈话，在这个问题上他谈得很多。

这里，我要补充一些点滴印象。当我们午饭后散步时，米高扬（第一副总理）也和我们在一起。我试图探听他们对肯尼迪总统要把美国经济不但从当前的衰退中而且从长期的停滞状态中拖出来的计划有些什么看法。因为很明显，他对苏联历史命运所抱的喜形于色的自信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苏联工业比美国的那种缓慢的发展速度有无容置疑的物质进步这一点上的。

我设想米高扬是经济专家，就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但米高扬立刻把这一问题推给赫鲁晓夫先生。在赫鲁晓夫先生看来，肯尼迪总统肯定不能够在促进美国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成功。他告诉我说，在美国大选期间，他在纽约曾经对罗斯福夫人说明过这一点。为什么肯尼迪总统不能够成功呢？他说，这是因为有“洛克菲勒”。然后他又加了一句：还有“杜邦”。他们不会让他成功。似乎这是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能怀疑的真理之一。

然而，他说这些话丝毫不含有对肯尼迪总统的人身攻击。

他說这些話的口气，倒像是一个人在談季节和潮汐，談死亡率，談人类不能控制的自然現象。一方面，他对肯尼迪的“新边疆”政策沒有信心，另一方面，虽然他承认很难理解一个不曾在这样一个龐大的政府中长期任职的人，怎么能够忽然成为它的首脑，但他对总统个人显然是尊敬的。再說，正如我在下章談到德国問題时将要报道的那样，我看很明显，他期望在制造另一次柏林危机之前举行一系列的國際談判。

面 对 面 之 三

經過長時間的談話之後，我弄明白了：赫魯曉夫先生認為德國的前途問題是個關鍵性的問題。我首先想了解何以他把德國問題看得如此緊急，因此我就問他，既然達成協議的前途是如此渺茫，他是否可以把這個問題再拖延五年或十年呢？他說，這不可能。為什麼？因為，在“擁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十二個師的希特勒將軍們”從法國和美國取得原子武器以前，德國問題必須得到解決。在這以前，必須締結和約，規定波蘭和捷克的疆界，穩定東德政權的存在。要不然，西德就會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拖入一場為了統一德國和恢復東部舊邊界的戰爭中去。

因此，他之所以感到緊迫，原因有二：他需要鞏固共產主義東德政權，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其次，他需要在西德重新武裝起來之前做到這點。他說過幾次，他要很快使德國問題見個分曉。十分明顯，西德用核武器武裝起來的可能性不是很緊迫的。波恩目前沒有這種武器，雖然它將擁有核武器的可能性確乎存在，但形勢並不如此迫人，不是幾個月之內的事。無疑，更為緊迫的考慮是需要穩住東德政權，特別是考慮到難民外流的情況。

我總的印象是：他已經下定決心，也許已經是破釜沉舟勢在必為，要在德國問題上攤牌。但同樣明顯的是，他害怕緊張——他有好幾次提到緊張——，仍然在尋求談判，以求得問題的拖延與和解。

通过这次談話可以看出他认为這個問題可以有三种安排：

第一个是他认为真正的也是最后的解决方案。然而，他并没有期望西方现在会接受这种解决方案。他的論点是：两个德国不能够重新统一起来。西方不会同意一个統一的共产主义的德国，而苏联不会同意让西德吞并并消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事实上存在着两个德国。因而处理这个问题的办法应该是以和約方式把他所謂德国三要素的現狀“合法化”，这三个要素是西德、东德和西柏林。

这个合法化只要求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事实上的承认，而不要求外交上的承认。这将用国际文件規定西柏林作为一个“自由城市”的地位，拥有出入通道的权利和内部自由的权利，这些权利将由法軍、英軍、美軍、苏軍派駐“象征性的部队”予以保证，由在联合国名下的中立部队予以保证，由两个德国和四个占領国签字保证。

我前面說过，赫魯曉夫先生目前不指望会达成这种解决。因此，他又有第二种主張，他称之为“退一步的”主張。这基本上就是苏联在最近一次日内瓦外长會議上所持的那种主張，即主張締結临时协定。依照俄国的观点，而不是依照我們的观点，这个临时协定将有一个固定的、不长的期限，大約两年到三年。在此期間，将請两个德国就德国統一的形式举行談判——也許是一种松散的邦联形式，虽然他在談話中沒有說得这样明确。期限屆滿后，如果西柏林問題能按照我前面扼要提到的办法达成新協議，就把这个協議用条約的形式固定下来，如果不能达成協議，那末占領的权利就此告終。

我們知道，这种解决德国問題的方案已被西方拒絕。但是，

如果举行另一次談判，各种类似的方案大概会是討价还价的内容。

如果以上失敗了，赫魯曉夫先生的第三个主張是：他将和东德单独簽訂和約。这么一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苏联看来将对出入西柏林的通道拥有主权。那时如果西方国家拒絕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打交道，并且用武力进入西柏林，那末，苏联政府将用紅軍封鎖西柏林。

固然，低估他的决心是愚蠢的，但他的威胁也并不像听起来那末可怕。因为他千真万确不要軍事上的摊牌，而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打交道”是一个可以变通的而不是一个僵硬的概念。

以上只限于根据我的理解来报道苏联的对德政策。假如让我冒昧提出我个人的看法，我愿指出下列几点：

第一，赫魯曉夫先生在他有机会和肯尼迪总统作一次面对面的談話之前不会制造危机。^①

第二，如果他未能經由談判取得一个我在上述他的“第二种主張”中談到过的那种临时性安排，他准会簽訂单独和約。

第三，决定德国問題的解决是通过談判或是走向摊牌，其关键在于德国拥有核武器的前景如何，在于是否我們认为，我們对之負有保证义务的西柏林的自由，只能以拒絕就其前途进行談判的方法予以保持。

自从我們离开苏联到倫敦以来，曾經多次有人問到我对整

① 接見时，赫魯曉夫先生告訴我說，6月初有可能和总统在維也納或斯德哥尔摩会晤。他要我除对美国大使外保守秘密。